

民國史料叢刊

263

張研 孫燕京 主編

政治・軍隊戰爭

蘆溝橋之戰
華北抗日戰記
津浦北綫血戰記

 大象出版社



民國史料叢刊
263

張研 孫燕京 主編

政治・軍隊戰爭

蘆溝橋之戰

華北抗日戰記

津浦北綫血戰記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民國史料叢刊/張研、孫燕京主編

鄭州：大象出版社，2009.2

ISBN 978-7-5347-5439-5

I. 民… II. ①張…②孫… III. 中國—近代史—史料—民國
IV. K258.06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(2009) 第022264號

民國史料叢刊

張研 孫燕京 主編

政治·軍隊戰爭

總策劃 耿相新

責任編輯 楊吉哲 王莉娜

封面設計 劉冬王

出版 大象出版社 (鄭州市經七路25號 郵政編碼450002)

網址 www.daxiang.cn

發行 大象出版社總發行部 電話：0371-63863551

印刷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

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
開本 890 × 1240 1/32

印張 10.5

總定價 180000.00元

若發現印、裝質量問題，影響閱讀，請與承印廠聯繫調換。

印廠地址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運成街甲6號

郵政編碼 100176 電話 (010) 67889166

田風等著

蘆溝橋之戰

目次

次	目
這幾天在北平	九
參加戰區服務團	七
救亡途上	六
到朝陽門去	五
宛平抗戰線上	四
白刃戰	三
在龍王廟受傷的	二
蘆溝橋上	一〇
蘆溝橋畔	一

烽烟中之故都

幸田露伴著

岸田繁士

佐藤龜門

山田龍溪

山口輝

森田正幸

森田正幸

森田正幸

目 太

蘆溝橋畔

一 無從說起

中國對外一次一次的小衝突，逐漸證明了中國一天一天的抬頭。人家一貫的方針，是要打擊破壞中國統一和強壯的趨向。他們這種希望，和我們生存的本質根本相反。這一個基本的不相容，說明了中國之必然會和他們不斷的衝突。

去年我們軍隊飲泣退出我平漢北寧平綏三路聯絡要點的豐台，今年在我北方和中部唯一交通要道平漢路咽喉的蘆溝橋，又發生重大事件。這真是「理從那兒說起」？

日軍於七月七日夜間，攻擊我蘆溝橋。蘆溝石橋乃以東西方向，跨永定河，石橋之北，有平漢鐵橋平行而立，石橋之東，緊接宛平縣城。那時城內僅有二十

九軍一營，負看守兩橋之責。日軍七日夜間，進入鐵橋東端，我軍一面奉命守橋，一面奉命對於日軍非待其開槍不得還擊。這太難實行的雙重命令，加到守護蘆溝橋的我軍，眼看着人家在城週活動，不能出擊，現在已黑夜襲到鐵橋上來，當然要打了。然而雙重命令逼迫下的軍隊，仍然只得忍耐下去，不敢開槍。但當夜人家由永定河上游潛過河西的部隊，與他們河東的部隊東西夾擊，我們北方今日唯一咽喉地的蘆溝橋便爲他們所把守了。

橋西五六里長辛店，駐的吉星文團，他看橋一失守，怒不可當，他負着守護北方與本部各省聯絡的唯一咽喉的責任，主觀上上級給他的命令怎樣，我們不知道，但是客觀上這個橋太重要了，全國國民的熱望乃至於今後北方對大局所關的嚴重性，都不容這座橋之爲人所佔有。他本於國民義憤，本於軍人衛國的天職，率領他部下悲憤痛哭的官兵，決定前進，八日夜間，陰森的永定河面，隱蔽了數百衛國英雄之潛行，一剎那間，雪亮的大刀從皮鞘中解脫，但聽喊聲與刀聲交響

於永定河上。九日清晨，河岸居民見橋上橋下，尸橫如壘，而守橋的人已換上我忠勇的二十九軍武裝同志了！

接着是奉令撤兵！原來交涉好的雙方於上午九時同時撤兵，由石友三所統率的冀北保安隊三百人開入宛平接防。蘆溝橋之本身，無法可守，最低限度要有宛平城才可以有守護的根據。九日令保安隊三百人入城，即等於將關係重大之蘆溝橋交於三百保安隊之手。我們爲了和平，已經忍受令我們無罪的軍隊含淚撤退。誰知九日清晨，我方反被轟擊數十砲。同時由北平開往宛平的三百名保安隊，又被阻擊於五里店，頗有死傷。強求只准保安隊五十名通過入宛平城，而只准帶步槍，每人只許帶子彈三十粒，要扣留保安隊所帶之機關槍。宛平方面終日不見保安隊來，而我軍已撤，城外之日軍，人數雖略向後移，城東軍事要地之「沙崗」仍在日軍手中。阻擋一日，經北平再向天津日軍當局交涉，始准二百名保安隊入城，不准帶機關槍。

日軍旋又進至宛平城外。其後方援兵源源而來。豐台的中國人眼看着以中國的鐵道，中國的頭二等客車、中國人的司機、開着中國人民血汗買來的火車頭，載着人家的軍隊，經過中國的領土，開到中國的蘆溝橋附近去打我們中國人！

人家準備好了，當然再攻，再攻沒有攻下，又講撤兵，又說好十二日雙方同時撤兵。誰知十二日人家又打我一頓。

這回他們派了些監視撤兵委員，拿着地圖到我們宛平城裏，公開的把他們砲兵射擊目標定好。我們的縣府、公安局、團部、營部、連部、砲兵陣地等，完全調查好了。於是他們的砲兵就一砲不亂的，打在我們那些要害地方。

十二日第二次受騙以後，中間不斷衝突，情勢緊張。日本國內宣稱動員四十萬軍隊，多少架飛機，關東軍從我們的北寧路源源而來，這些行動，當然刺激中國的反應。全國人心隨着緊張起來。記者從上海經鄭州轉徐州，再看看歸德、開封，又看看石家莊和保定，印象都很不差，無處不是蓬勃的生氣，無處不是代表

國運的好轉，軍民萬衆一心，但等機會捐軀以衛祖國。

後來接到消息，雙方又決定二十日撤兵。有人以爲這回也許可靠了。誰知二十日午後一時許，日軍對宛平小小城池，開始八日事變以來空前的猛烈砲擊，如雨的砲彈一顆顆精確的落在宛平的軍民頭上，空炸、搔炸、各式各樣破壞和殺傷力量，把宛平城裏的軍民打得血肉橫飛，民房家屋、塌的塌倒的倒，四五小時的集中砲戰，彈烟與塵埃把宛平弄成了一座烟霧之城。城裏已準備撤退的軍隊和毫無抵抗的民衆，被這幾百顆砲彈打得糊塗了，到底怎樣一回事呢？

這還不算，砲聲停止了二小時，有人去問日方，據答又是「掩護退却」。這當然沒有事了。然而九時後密集的砲彈又來了，仍集中到宛平城，東門樓打平了，東北城角打塌了。騎兵步兵坦克車部來衝過鋒了，我們始終守城未出，你要退却還來衝什麼鋒呢？這是尤爲難解的。九時以後的砲攻，竟向蘆溝橋後方長辛店打了九砲，有七彈落在長辛店的平漢大機廠附近，那是我們北方重要的鐵道工廠！

第四次的撤兵，是二十二號。三十七師馮治安部，已紛向蘆溝橋南撤退。而二十三日清晨我們在大井村遇到日本軍官，他說：「等中國軍隊撤了幾天，我們再看看！」

二 太愚痴囉

許多人都在前線，然而最前線，則你感覺痛苦的事情才多。所以東北青年劉班長辛店，自稱「不惜他自殺得太早」，知道的事情還不多。固然，我們也不贊成他那樣自甘的行爲，因為本來救國是一種艱難事，我們犧牲要有實際的收穫，然而前線現象能令一個愛國青年自殺，太不是尋常的事情了。前線的二十九軍官兵，那一種忠勇的情形，實在令人可歌可泣，他們從不對敵方的精利兵器，表示恐懼，重重的子彈帶纏着他們的上身，手槍、步槍、手榴彈、大刀、大衣、雜糧袋掛滿了他們身體的架子，粗粗的腿，挺出的胸，有力的腕背，紅漲的臉面，有殺氣的目光，每一個官兵在國家神聖任務籠罩之下，都成

了英勇豪邁的壯士。敵人大砲把他們犧牲一批，第二批仍然和第一批一樣雄赳赳的把守在前線上。剛才哨兵被人打死了，第二個哨兵會快樂的，接近他生命的死亡線。敵我前線相去不到半里，我們的官兵毫無畏懼的在火線上談笑，有人勸他們小心，他們反而說沒有什麼關係，這是說明我們的官兵樂死的精神。二十九軍官兵在蘆溝橋前線的表現，值得我們中華民族萬世的謳歌和景仰。

然而我們進一步看看蘆溝橋抗戰中的實況，我們太不自安了。

這樣忠勇的官兵，我們對於他們的待遇怎樣呢？他們以他們的血肉，保衛了北方交通咽喉，他們誠然本於他們的職責，而然他們在敵人精利的砲火之下，死的死，傷的傷了。我們從未見過蘆溝橋戰場上有過担架兵、看護隊、醫官、野戰醫院等任何國內戰爭時皆所必有的設備！死的死了，死了，我們任他們英勇而犧牲的軀體暴露在原野中！傷的傷了，傷了，我們沒有救濟工作，流血不能止，有毒不能消！如果戰況稍平，全賴我們未死未傷的戰士配合當地民衆作些救濟工

夫。此等人既非有專門救護知識，又非有救濟器具。我們看到許多受傷官兵被人扶着從蘆溝橋走五六里路，到長辛店，其已完全不能行動之重傷，則用鄉間之桿繩等物，將其不合理的抬上，有些本來尙不十分厲害的傷兵，經如此抬到長辛店已經奄奄一息了。我們最覺得對不起爲國傷亡將士的，是蘆溝橋後方的長辛店，還沒有半點戰場醫院設備，全賴平漢鐵路長辛店醫院的醫師們自動慷慨出來作救護工作，否則他們更加痛苦了。

不但死傷救護，我們沒有做什麼工作，就是作戰上槍砲以外的器材，亦完全由地方供給。在蘆溝橋正面的始終是吉星文一團，後方的交通運輸、電信通信等，我們不曾作應有之布置。所以此次宛平縣第六區，即長辛店所在一區，民衆對戰事之負擔，異常艱巨。對方是有完備的鐵道汽車等交通組織，而我則全恃地方之毛驢民夫大車以供往還。我以始終一團的疲憊之師，當彼全軍之銳，官兵日漸耗損，城內物質破壞日多，敵方之砲火日烈，前方之補充完全恃未死勇士精神

之再造，後方之接濟，則恃有限民力之勉強支持。

此次衝突，日方興師動衆，範圍甚廣，其後方爲豐台、爲天津、爲瀋陽、爲高麗、爲其本國，而迄今日止，我們之後方爲宛平縣之第六區，且此區區之一區亦非有組織有計劃者。軍隊無糧，問之地方；軍隊無鹽，問之地方；軍隊修戰壕要民佚，問之地方；軍隊要燃料，問之地方；軍隊運輸，要民佚，問之地方；軍隊抬傷亡，要民佚；問之地方；軍隊修路，要民佚，要石匠，問之地方；軍隊送飯，要民佚，問之地方；軍隊要大車，問之地方；軍隊要人力車，問之地方。我們很抱歉對前線之供應，不能週到，敢勞諸將士之分心於事務，減低作戰能力。

地方民衆爲國犧牲之精神，此次在長辛店一帶充分表現。民佚多日夜工作，既無報酬，又不能得一好休息處。我們要追問者，爲什麼國家對外抗戰要令宛平縣第六區獨當接應前方之責？

蘆溝橋上

月牙兒從薄雲中露出臉來了。清朗的光輝，溶化在靜靜的蘆溝橋上。在橋上那個荷鎗的步哨在徘徊。有一列北上的平漢車，剛剛從橋上駛行過去。

稍南，與這鐵橋並行的，是一座古老的石橋。石橋上也有弟兄在守衛。這石橋一直通到宛平的西門。這時候，城門緊緊地關着。幾處惺忪的燈火，支持着城中暗淡的局面。

他們時或停下腳來，遙望西南方長辛店星星的燈火，與東北方日本大軍所駐紮的台豐。

夜已深了。雖然是盛夏時節，但從永定河上吹過來的夜風，依然帶有些許的寒意。近處的草地上吟咏着蟲兒的微歌，有時候也可以聽到遠處稀疏的狗吠。